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6.05.026

编者按:本期的三篇文章以“存在符号学视域下的主体问题研究”为主题探讨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即在物质、权力等外在异己力量甚嚣尘上的时代,人类应该怎样确立精神价值的根基。塔拉斯蒂教授用存在符号学视角,分析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耶夫道德哲学中,个体与集体、感性主体与理性主体、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之间的关系,谭光辉教授侧重探讨符号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颜小芳副教授用存在符号学理论发现先秦思想中被社会结构与秩序所忽略的个体主体性存在。这组文章既有高屋建瓴的形而上建构,又有精彩的实例分析,既有中西诗学交流对话的国际视野,又有古今映衬的历史感、时代感与使命感。

存在符号学视域下的索洛维耶夫道德哲学研究^①

埃罗·塔拉斯蒂¹,颜小芳²

(1. 赫尔辛基大学 音乐系,芬兰 赫尔辛基,00014;

2.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是19世纪思想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同时也涉及克尔凯郭尔、约翰·鲁斯金、甚至包括后来的查尔斯·S·皮尔斯在内,伟大(理论)体系的建筑师。从更深层意义上看,他的思想是符号学的,它涉及“浪漫”符号学的传统。与皮尔斯在他的文章“进化的爱”里描绘的“浪漫”符号学的原则有许多相同之处。索洛维耶夫的道德哲学,力图为人类寻找终极之善,而只有走出无穷的利己主义,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为存在符号学的“此在—超越”模式奠定了“善”的价值论基础。他神秘的索菲娅理论,使得他的哲学在黑格尔范式与理性主义之外,别具神秘的东方意蕴,这一切都给予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自身体系的建构以深刻启发。因此符号学应该在语言学基础之上获得更广泛的解释。索洛维耶夫是被遗忘的19世纪遗产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存在符号学思想先驱,还是20世纪及未来世纪诸多思想和问题的发源者之一,他与他的哲学都具有再发现和再认识的价值。

[关键词]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存在符号学;浪漫符号学;道德哲学;索菲娅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6)05-0148-08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②首次引起我注意,是当芬兰符号学家亨利·布朗姆斯将他作为“生产神话”的哲学家来写的时候,他与恰达耶夫和别尔佳耶夫一起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

用。然后我的同事拜伽·拜索能(Pekka Pesonen),赫尔辛基大学斯拉夫文学的教授,让我知道了某些索洛夫写的易于被不懂俄语的学者所理解的文章。德国出版了索洛维耶夫的全部作品,

[收稿日期] 2016-05-01

[作者简介] 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1948—),男,芬兰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音乐家,钢琴家,小说家,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协会(IASS)前会长,国际符号学研究所(ISI)名誉主任,研究方向:存在符号学、音乐符号学。

[译者简介] 颜小芳(1982—),女,湖南永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2015—2016年赫尔辛基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符号学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学批评与电影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 埃罗·塔拉斯蒂,颜小芳.存在符号学视域下的索洛维耶夫道德哲学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5):148-155.

^① 本文为作者2015年8月出版的英文著作《存在与表象:探索存在符号学》的第十七章,原名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摘要与关键词均为译者所加,同时,三个小标题在原作基础上亦有稍许改动。

^② 译者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1853.1.28—1900.8.13),出生于莫斯科,俄罗斯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小册子书作家、文学批评家,他在俄罗斯哲学发展史、19世纪末诗歌及20世纪早期精神复兴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索洛维耶夫对俄国思想文化艺术的影响深远。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原型。在晚期的苏俄时代象征主义与新唯心主义作家中,可以见到索洛维耶夫的影响。他的书《爱的意义》,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克洛采奏鸣曲》的哲学来源。

名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著作全集》。

一、理论背景:从经典符号学到浪漫符号学

根据1891—1900年的布洛克豪斯—杰弗伦百科全书的介绍,《全集》系列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词典,它包含了索洛维耶夫在哲学、神学、神秘主义学说等方面最重要的文章。令人惊讶的是,作者怎么能够在同一本书中既讨论此种纯粹的哲学概念,例如表象、因果关系、认知、内在、直觉、真理、本体、对象性、原因、空间、理性主义;又讨论这些神学、神秘概念,例如前存在、意志、永恒性、全一性、理想、理念、偶像、形而上学、神秘主义;还讨论一些历史哲学和政治术语,例如权力、国家主义、爱国主义、西方同一性等等。既有熟悉的名字,包括康德、黑格尔、孔德、威廉·冯特,以及哈特曼,又有一些对于西方传统而言不太有名的名字,例如:瓦伦提诺、柏拉图、格里高利·道马特、古斯、忏悔者马克西姆斯,赫尔墨斯·特里马西斯特斯;还有丹尼勒夫斯基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婢婢列翁提涅这样的历史学家以及当时著名的斯拉夫派。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组合里,有一种试图创造全球性世界观的“结构主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索洛维耶夫这卷书里,不同现象基于一种我们还无法立即理解的精神基础而互相联系,这诱使我们进一步去阅读。

而我借鉴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世界灵魂”及诺斯替(教)的“充实”概念来形成我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过,仅仅通过纯粹的直觉去掌握那些离散的术语后来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术语源自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它们的实际意义与你初次接触时对它的想象大不相同。在读了塞缪尔D.席欧伦《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和神圣索菲娅的爵士精神》(1977)一书之后,我逐渐明白了,字典中对定义的长篇大论的理性剖析仅仅展示了索洛维耶夫这位思想者某个方面的特点,那就是亨利·布朗姆斯指出的“神秘的东方男人”的特点。作者的这方面特征通过他的诗人和学者精神显现出来,而这两种精神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索菲娅学”理论。如同尼古来·别尔佳耶夫所说,有两个索洛维耶夫;一个是理性与合理的白日的哲学家索洛维耶夫,另一个是非理性、具有神秘视野的夜晚索洛维耶夫^{[1]39}。

无论哪方面是“真实的”索洛维耶夫,他在19世纪俄国文化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除了就文化政策与哲学的一般问题写作之外,还写

了关于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的随笔。在这些随笔中,他与那个坚持俄国弥赛亚主义、斯拉夫主义以及要改变欧洲和整个世界的信仰的俄罗斯特别委员会的“东方”索洛维耶夫完全不一样。例如,《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的开篇就令人印象深刻:

民族问题对很多人而言是生存问题。俄罗斯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存问题。在它的千年历史中,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伟大政权。这是明确的事实,毋庸置疑。不过更迫切的问题是:它为什么且以什么名义存在。这关乎的不是物质事实,而是关乎理想的目标。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有尊严的生存的问题^[2]。(塔拉斯蒂翻译)

之后索洛维耶夫流利地提出观点:道德责任需要一个民族放弃它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克服其民族局限,超越其单独性。一个民族需要建构其实际所是的自我:它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与这个整体的所有现存部分的联合中存在。根据索洛维耶夫的观点,这个目标需要能处理民族隔离与自我中心主义的行动,而俄罗斯只有实现彻底的思想自由,这个行动才成为可能。可是只有承认俄罗斯有巨大而独立的能力,通过适应更为一般的欧洲生活与知识形式来彰显这个能力,这种自由才可能获得。他激烈反对反抗俄罗斯的欧洲本质的斯拉夫主义。这种人造的原创性总还是一种空虚的要求。除非俄罗斯放弃权力的正当性而开始信仰正当性的权利,否则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只有通过欧洲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才能获得一切有意义之事。而俄罗斯文化中最棒的是那些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例如:文学方面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绘画方面有赛格·伊万诺夫,还有音乐方面有格林卡。即便是格林卡,所谓的第一个“民族主义”俄罗斯作曲家,(他也与欧洲文化密切相关)据说他曾经加入意大利音乐的核心,以及用德国音乐进行思考。

而今,一个世纪过去了,索洛维耶夫的思想不再能引起普遍兴趣。然而,索洛维耶夫却喜欢科学中的流通媒介,例如符号学。他是19世纪思想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同时也涉及克尔凯郭尔、约翰·鲁斯金、甚至包括后来的查尔斯S.皮尔斯在内,伟大(理论)体系的建筑师。索洛维耶夫可以被视为在哲学中寻找灵感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模范吗?他是否属于符号学思想传统呢?他曾经使用过符号的概念吗?

显然索洛维耶夫的体系是符号学的,在意义深层他相信符号—现实的基本运动,或符号力量,它指出从内容到表达、从内在向显现、从所指到能

指的变化。的确,在他相当理性的哲学体系中隐现出复杂、索菲娅式的神秘视野,这样,索洛维耶夫成为了一个集东正教、神学、神智学及诗性视野于一体的现代人。然而,这些并没有改变他思想的基本结构,从更深层意义上看,他的思想是符号学的。我将之与“浪漫”符号学的传统联系起来。所谓“浪漫符号学”,始于下列四种假设:(1)即便在分析表达之前,意义都存在(前理解的阐释学原理);(2)意义以过程为基础;即意义通过时间、空间和主体的发展变化逐渐让自身显现;(3)意义形成于某种“体系”的内在面;(4)意义源于体系中的差异。皮尔斯的生平与索洛维耶夫有一定的共性:两个人都与懂他们思想的女人通信;两个人都掌握了哲学的所有领域,从认知论到伦理学再到美学。皮尔斯在他的文章“进化的爱”里描绘了“浪漫”符号学的原则,他写道:

例如,假设我有一个令自己感兴趣的观点。它是我的创造。它是我的创造物——它是一个小人物(A little Person)。我爱它;我将致力于使它完美。使之成长的方式,并不是给我的观念之园浇以冷漠的判断,而是通过珍惜及温柔地呵护它,我的观念花园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这就是思想发展的方式;宇宙也是如此;不仅仅观念的生长如此,生命也是如此,这样它才有进一步进化的能力^{[3]363}。

并且,皮尔斯将上述“浪漫符号学”的原则,置于他称之为“有机体”(Synechism)的范畴,定义为“一种哲学思想倾向,这种哲学思想坚持连续性的观念是哲学和特殊性的首要重要性;这种哲学还坚持包含真正连续性的假设的必要性”^{[3]354}。

不过,过去一个世纪对符号的研究,大部分属于我们所说的“经典符号学”。浪漫主义在现代主义事业到来之际死去。但人们想知道现在,21世纪之初,恢复浪漫的模式是否有可能。后现代主义打开了通往这个方向的大门;并且它们前进得更远的是,这种具有更深理论的符号学至今为止穿透了许多未开发的领域。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模态性的发明被认为是革命性的理论,现在,模态性被视为一种规范;学界正予以积极研究,甚至将之比作计算机单位(参考塔拉斯蒂,1995)。模态性之后,随之诞生了元模态性的观念;元模态性形成了一种相对新的且未开发的形而上的领域。浪漫符号学总是超越同一性的限制,到达他者性,并奔向陌生之旅。

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索洛维耶夫,他是适宜当下的,虽不能总利用他观点的内容,但要学习他思考的风格以及思考显现的方式。当人们读他哲

学中纯粹理性的定义时,它们展现一种源于概念背后的思想的力量与静谧。当然,人们也可以质疑:当下21世纪之初的环境与索洛维耶夫甚至皮尔斯时代已大不相同,知识的数量如此庞大,其增长如此迅猛,可人们还要从浩瀚的知识中抽象出一个体系,继续建构全球化系统,这样做,还是索菲娅的吗?但这种需要(建构全球化系统的需要)并非一种徒劳的追求,只要我们仍然意识到历史环境的不同,且同时不要放弃我们已有的原则,例如普适性原则。

二、道德哲学——寻找终极之善

索洛维耶夫的论文集收集了很多研究纯哲学的重要著作。《抽象原则的批判》代表了早期索洛维耶夫(1877—1880;《全集》I)的思想;这本书研究的很多问题,都从康德、黑格尔以及叔本华那沿袭而来,例如生命中最高级别的实证与抽象原则、意识、创造性等问题。他首先思考伦理学,然后探究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基础及正义概念;接下来研究宗教、作为宗教联盟的社会以及形而上学伦理的独立性问题。这些研究的后面是认识论部分以及对知晓(Knowing)这个概念定义的研究。他研究自然主义、本体论、现实主义、原子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感官主义以及理性主义。我们的存在符号学对《批判》的最后一章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它暗含黑格尔感兴趣的问题,《批判》的其他地方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这些章节:“存在本身(Being)与要实现存在(To Be)之间的区别”,“作为绝对的存在”(Being as the Absolute),“绝对存在与绝对生成”(Absolute Being and Absolute Becoming),“作为第二种绝对的人”,还有“作为所有对象知识基本元素的信仰、想象与创造力”。

他的哲学发展轨迹令人想起格雷马斯,后者曾经说过知识所包含的范围仅仅是信仰这座大海上的岛屿而已。索洛维耶夫与皮尔斯交流了伦理学的核心地位,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还能找到其他相似处。例如,索洛维耶夫在1877年的一篇名为“三种力”的小论文中指出,人类历史自从开始以来就被三种基本动力所制约。第一种力努力使人类所有层级和领域服从某些更高级的原则;而通过这种原则,所有相异和多元形式能够融合。这种形式最极端的表现是某一方占主导,而其他则顺从。而相反的原则是彻底自由,总体精神于此变得抽象,空虚无聊、利己主义以及混乱无序却大行其道;这牵涉到一种毫无内在联系的断裂元素

的多样性。实质上这两种力量都是消极的,如果它们真的统治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的历史将变成这两种原则间的机械震荡。当然还有第三种力,它将最高原则的统一性与各种非连续形式的自由展现结合起来。

索洛维耶夫的这些原则对应皮尔斯描述的上述人类发展三种形式:偶然发展论,即人类发展是偶然的(索洛维耶夫的第二条多样性原则);自由进化论,它意味着一种机械控制或必要性(索洛维耶夫第一条原则),以及泛爱进化论,对皮尔斯而言它等同于“创造的爱”。皮尔斯的术语偶成论(Tychi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泛爱主义(Agapism)说明了宇宙中这三种原则的功能。

索洛维耶夫最全面的作品是一本题为《善的证明》的大部头专著,它包含对其伦理学的彻底阐述。根据索洛维耶夫的理论,道德取决于决定论。动物世界遵循机械必要性,或者如皮尔斯所说,“自由主义”,这是第一种决定论,它将道德排除在外。第二种是心理学的:它接纳某种要素但排斥其他要素。第三种是理性理想,它让位于所有伦理需求。

根据索洛维耶夫的理论,所有的道德都发源于羞耻感。而无耻则揭露了精神原则对人的社会性自我(soi,主体的社会性方面)尚未起作用。因为害羞的属性,人们将其自身与其动物属性区别开来。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情感,它也是伦理的发源地,那就是同情。第三种情感是尊敬,即对高于自身事物的热爱与顺从。后者构成了所谓的自然宗教,这意味人们恭敬地热爱某些比其自身更完整的事物。害羞、同情与尊敬,这些情感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基础,这些关系中的人,有的不如自己,有的与自己平等,有的胜过自己。^①对索洛维耶夫而言,物质与感官的掌控和主宰,与其他生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对超人类原则的自愿顺从,包含了伦理学的基础。

在下章,索洛维耶夫探索了作为一种伦理原则的禁欲主义。他提出了三种禁欲主义的形式并且陈述不存在一种邪恶的原则,可以使物质的物理世界与之认同,除了在婆罗门的概念吠檀多^②中之外。根据吠檀多的理论,世界通过本源精神的假象而出现。世界作为假象的区别而显现,它让人们通过肉身的苦修,来揭露这种假象,从而获得统一性。另外一个来自印度的原则告诫道:邪恶见证精神成为本源物质或自然的永久联盟。第三种训诫是佛教,对佛教而言,精神与物质都无关紧要,万物皆空;不存在欲望的对象,禁欲主义还

原成“非意愿”(Not-will)的简单模式状态。当此种经典符号学概念作为模态性时,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些概念包含哪种含义。

索洛维耶夫认为我们不仅是在与具体心理学现象的关系中,而且还在与有尊严或无尊严的存在(即善与恶)的关系中来评判我们在世俗过程中的作用。这种意识使人参与到过程的目标中。在我们能用善的观念来指导行为的范围内,我们能够积极参与一般生活。而因为所有这些都在于物质自然中实现了,我们心中有两种观念在斗争:精神的与肉体的。“肉体的”含义不是如这般的物理有机主义,而是与精神灵魂相反的渴望,但这种精神灵魂的思想却将人们对肉体的追求视为精神性在物质性中的堕落,并以此来警告人类。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自然的出现就被当作某些真正邪恶的东西,因为它力图让人们的生存丧失尊严。对肉体的(Fleshly)接受,不应该与身体(Corporeal)混淆,因为物理的身体(Bodies),即便是禁欲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美化的”“有重量的”等等。索洛维耶夫反对所有这些观点,他认为好的禁欲也是残酷的,是邪恶思想的利己主义。无论禁欲主义是否以其自身为目的,都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善,因此它无法单独构成最高伦理标准。

接下去索洛维耶夫仔细研究了团结的一般意义。他抛弃叔本华哲学中的同情,认为人类对同情的感觉能力伴随陌生人的痛苦,这有点令人费解。它假设我在某种程度上使我自己认同大他者(the Other),而因此暂时抛弃了我与非我的界限。对索洛维耶夫而言,一般的状态是个谜,也是所有伦理学的秘密,它是理性无法理解但又非常普通的东西。如果有人想用伦理学术语来定义一个符号行为,这将意味着从我到非我的精确转变。这个过程涉及差异的出现,同时也出现对差异的认同。根据索洛维耶夫的理论,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属于相同的统一性;完整的非连续性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同情,是一切存在事物内在关联的符号。索洛维耶夫认为这种感情的状态完全理性。相反,非理性是一

^① 社会范畴内的这个区别与后来较晚时期出现的加拿大文学学者诺斯诺普·弗莱在他的《批评的剖析》(1957)里所提出的观点相同。在此书中,弗莱区分了三种叙述模式:荒诞型,在此叙述中,故事的主人公比我们低级;现实型,故事主人公与我们处于相同级别;神话型,主人公比我们高级。事实上,叙述学的许多理论可以为哲学所拓展;例如,就像我们在本书中用格雷马斯的模态性理论去分析事物一样。也许这样的理论是对我们初级此在(Primary Dasein)所思考的哲学范畴在本源意义上的应用、缩减或者碎片化。

^② 译者注:Vedanta,古印度哲学中一直发展至今的唯心主义理论。(也可用“吠檀多”)

种异化或主体性的分化。但是,同情并不假设我在完全认同另一个生物时实际上却并没有认同它;存在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消失。当索洛维耶夫认为同情意味着人们通过他者而认识到他者自身的意义时^[4],我们已经接近了符号学。

伦理学对索洛维耶夫的总体哲学而言十分关键;从伦理学开始,索洛维耶夫转向了对美德的研究。索洛维耶夫认为,作为意志的一种理想规范的善,作为我们应该需要的善,与意志的真实对象全然不符,意志的真实对象就是我们现实中的欲望对象。善以其自身的方式赋予我们一定的责任,然而不幸的是:(1)并非人人都愿意承担属于他们的正当义务;(2)即便那些追求善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获得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住其本性中的坏倾向;(3)就算少数人可以压制住他们自身的邪恶,即道德高尚者,他们也无法用他们的善去征服统治整个世界的恶。最后一点在索洛维耶夫后来的哲学中十分关键,索洛维耶夫于此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而转向了关于善恶之间终极较量的瓦格纳式天启录视野。

为了从符号学意义来评论善的本质,人们可以提供以下论点:善行的唯一奖赏一定是善行为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一般说来,我们对他人越好,他们变得越坏。这听起来有些消极,但事情积极的一面在于善让恶彰显,当恶公然显现其自身时,与恶的斗争就会变得容易,恶果也能及时纠正。这样看来,伦理学与我们“浪漫符号学”第三条原则联系在一起,即内在性得以显现。

索洛维耶夫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快乐主义(Eudaemonism)的诸多研究。快乐主义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人都只想要他/她自己好或者快乐(Pleasure)。根据索洛维耶夫的文章,在快乐主义的原则中,生命被还原成享乐(Pleasure),但根据这个事实,人们无法为行为推断出任何一般规则。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快乐,只有各种不同的不需要与任何人有相同之处的快乐。现实中,快乐的观念与无法把握的偶然需求的混乱融合一起。性欲取代了一切其他欲望。由此看来,最高的善是一种能够提供最棒的可能性满足的状态。不过这种状态不单是快乐的数量总和,因为人们必须从中减去不快乐状态的数量。最高的快乐是能够产生最多愉悦与最少痛苦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在各种选项彼此之间进行判断将是道德选择的基础。

但这并不能让索洛维耶夫接受,因为我们的目的取决于许多我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对一切善的解构也为当下的愉悦(Enjoyment)带来了不好

的影响。并且,根据索洛维耶夫的理论,最强烈的愉悦绝非理性所提倡,而是野性情感(Wild Passion)的产物。无论是最高级别的精神愉悦还是审美愉悦都无法满足人们对最好食物的需求,因为后者必须供给所有人。没有哪一个民主机构的发展会使得一头驴有能力欣赏贝多芬交响乐。

索洛维耶夫接下来思考了功利伦理学,功利伦理学宣称既然我们不仅是个体而且还是集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有通过为共同的善而服务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但是,如同J. S. 米尔及其他人所提出的那样,功利主义是快乐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功利主义只显现为对利他主义的巧合。功利主义者提到一般性联系,宣扬个体幸福不可避免地要与集体幸福联系在一起。但是根据索洛维耶夫的看法,存在一种一般性关联,它就像自然法则,无视个体的意愿和行为而影响个体,这种一般性关联不同于一般性财富或共同食物。因为,从人性喜好联系的事实来看,关联性并不遵循快乐原则,因为即使在灾难和破坏之中,人们也能拥有它。

作为索洛维耶夫理性哲学推理的直接延续,《三次谈话》(Drei Gespräche)以文学的形式,在就世界局势、政治、战争与和平话题进行争论的五个不同的人之中引起了互议。这关联到一种巴赫金式意识的复调理论,意识的对位部分是这些:将军,在战争中彰显自我;政治家,是用其理论和实践创新来服务国家的足智多谋的人;年轻的公爵,是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的朋友,多少出版了些有用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小册子;一位对一切人文之事感兴趣的中年女士;还有Z先生,他的年龄和社会地位还不确定(但他被曝是索洛维耶夫自身的另一个自我)。这些讨论,类似于契科夫戏剧中的角色,仿佛产生于南欧,因为索洛维耶夫描述其中的背景,是一个花园,从中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随着小说主人公们分享着各自经历,讲述冗长的故事,讨论也不断从一个话题延伸到另一个话题。他们在其他问题中就战争的正当性进行争论。索洛维耶夫借这些名流的嘴来表达他自己的伦理立场。讨论逐渐转向对善与恶的思考。在发表对其他事物的看法中,Z先生做了以下陈述:

现在因此……恶的力量明显强于善;当这个显著事实被视为唯一现实时,就必须假设,世界确实是邪恶原则的产物。然而尽管恶已出现,但人们却争论道恶并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与之斗争,这是如何可能呢?这是我的推理所无法解释的事情^[5]。(塔拉斯蒂翻译)

紧接这个关键问题的是关注邪恶如何化妆成善。Z先生拿出一个俄国修士写的剧本,来帮助他进行阐释。这是一个关于反基督的故事,Z先生一边念剧本,其他人一边评论。这个反基督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科幻叙述,时间是21世纪(正好是我们自己的时代),欧洲受到蒙古入侵的威胁。欧洲国家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威胁,正如叙述所言:“21世纪的欧洲是国家的联合,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是民主统治。”反基督者并非蒙古可汗,而是人人都接纳的英雄。他为人类寻找终极之善,但只有走出无穷的利己主义,才可以做到。这位新超人的任务是通过精神信仰来拯救人类。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未来的人》,他在书里承诺给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但是在反基督者与教堂神父之间爆发了一次斗争,因此一些人不接受他作为超级领袖。最终的战役在耶路撒冷进行,这次战斗涉及关于灵魂的神秘的事件转向,而不是关于物质商品。根据索洛维耶夫的看法,在这点上,人类已经放弃对物质主义的思考。如果索洛维耶夫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将会看到到处都是反基督的痕迹,他将会严厉批评作为极端快乐主义和碎片化溶解的混合体的后现代社会,而这对皮尔斯而言将是形象的偶然论。

三、索菲娅(Sophia)和世界灵魂

索洛维耶夫的理性主义、“白日”特征作品必须包括他的神学论文,它们提出了一种神智学(Theosophy),索洛维耶夫称其精神为“索菲娅哲学”(Sophiology)。它们包括这些文章,文章的主题是关于教堂一体化和普遍神权建立的基础;它们也包括一些讲义,讲义的主题是神性(Godhead)与男性气质(Manhood)。这些文章我就此带过,我的目的是他那些具有“夜晚”特色或神秘特征的作品。其中,它们影响了俄国的象征主义艺术家,例如白里,布洛克。同时,它们还揭示出索洛维耶夫个性气质中最奇怪和最不理性的一面。

我没法理解索洛维耶夫的生平,但有资料提到叶夫根尼·鲁别茨柯依王子写过一篇关于索洛维耶夫的很全面的文章。我对索洛维耶夫的认识建立在塞缪尔·D·席欧伦(1977)的研究基础上。根据席欧伦的研究,索洛维耶夫力图为基督教创建哲学和理性的基础。不过,他的目标并非纯粹为了神学,更为重要的是他建立了索菲娅原则的基础。索洛维耶夫提出,索菲娅(智慧),是理性的必然,而同时,它又作为神与俗世间的神秘中介而

出现。索菲娅是理性过程的神秘象征。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索洛维耶夫的最高精神,很明显是有性别的生物,是女性。索菲娅还出现在他那些标题为“永恒女性”与“阿芙洛狄特·尤瑞尼亚”的文章里。索菲娅还有其他多种身份:她等同于世界灵魂、地母和自然之母等概念。

索洛维耶夫从诺斯替教神秘主义的文本开始。他认为有一种真理的状态,或终极模式,但人性偏离了这种状态或模式,故而迷失了。为了恢复这种状态,人们需要返回到宇宙起源过程之初。智慧可以通过拟人化为索菲娅而获得。索菲娅的神话本身是复杂的。宇宙起源的原因是单子,叫做天父(Father);他非生非死,永恒不灭,乃一切存在事物之起源。他独立于时空,不受其限制,自己存在着,栖息于自身。他自足独立地授精受孕,孕育了心灵与真理的二分体。他们轮流射出生命和词语的结合力,这样产生了人和宗教(教堂)。一对对伊恩神(Aeons)相继诞生了,直到在充实界(Pleroma)诞生了28个或30个伊恩神为止。这些伊恩神中最小的一位名叫索菲娅。她决定模仿她的父亲,在没有性伴侣的情况下创造后代,但只制造出没有形式、没有形状以及不完美的团块。余下的伊恩神,被索菲娅冒失的行为吓住了,他们害怕索菲娅会破坏充实界的和谐。天父安慰索菲娅,他通过心灵与真理的合力,再次受孕,这样产生了基督和神圣精神^{[1]18-19}。

索洛维耶夫的宇宙起源论,描述了这些生命追求行动的特殊场所。低级物理世界在造物主的控制下,他认为自己就是自身创造的,而实际上索菲娅才是最初原因。自然和物理世界显现为世界灵魂。索菲娅是坚定的,神圣的,永恒的,而世界灵魂是额外的神圣(Extra-divine),并且存在于一定时空。索菲娅代表无条件的天堂女王;世界灵魂代表自然世界有条件的物质身体。世界灵魂是物质原初,一个在额外神圣的世界自由活动的精神体;她有欲望的能力,这种欲望是在神的世界之外而为她自身存在。她有力量将她自身置于自由而无序的混乱状态。因此世界灵魂的内容仅仅是世界历史和世界过程。世界灵魂不会在地球上显现为索菲娅,而是作为索菲娅的潜在精神或潜在行动者(Agent)显现。当世界灵魂与逻各斯合为一体的时候,索菲娅最接近世界灵魂。在逻各斯的行动中,也就是积极的第一性(Oneness)原则中,索菲娅使自己被世界灵魂知道。与逻各斯的结合,使得世界灵魂能够积极培养自己与索菲娅的认同,这种行为只有在宇宙论历史的最后,在天堂与世界合为一体时,圆满完成。

世界灵魂最终作用是培养人的创造力和历史创始人,为世界过程加冕。同时,世界灵魂不仅创造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还创造人类与社会的人。作为世界灵魂意志的产物,承载秘密神圣原则的人,是两种性质的完美之子:一种是物质性,另一种是神圣性。世界上只有人能成为索菲娅的有效主体(Agent)。人能通过其理性行为让人间变成天堂。

索洛维耶夫的文章“俄国与普遍宗教”(La Russie et l'Église Universelle,只有法语版)中描述了索菲娅的三种化身。索菲娅还出现在世俗爱情的概念中,从中人们可以确认自身之外另一个人的绝对价值。因此,索洛维耶夫的爱情理论建立在男女两性之中,故而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被排斥在外。

在这种十分卓绝的理论建构背后,是索洛维耶夫的个性,对此,我们应该了解更多。索洛维耶夫是一个身体极其孱弱、神经紧张的人。他经常生病和发烧,在他发病期间,他特别容易想象并产生幻觉。他可以在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一坐就是数小时,却只盯着卡拉巴^①的某一页。当别人问他,什么东西如此有趣的时候,他回答道:这本书的任意一行,比全部欧洲科学都智慧得多^{[1]41}。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曾经说过,索洛维耶夫只对女性敞开他的内心想象世界;他宣称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节点,他跟随着16或17世纪某个诺曼女性的精神指引,只要他希望,她随时都会出现。

最清楚索洛维耶夫秘密的是他的兄弟,米哈伊尔·索洛维耶夫。米哈伊尔在私人信件及与他兄弟的通信中,发现了如此难以置信的和丑闻性材料,这使得他为了维护弗拉基米尔的智力和道德声誉而不得不将之毁灭。只有在索洛维耶夫逝世后几年,他生活中的一面才被人所知,作家尼古拉伊·瓦伦提诺夫题为《与象征诗人在一起的两年》的回忆录有所记载。通过发现许多签有字母“S”的亲密爱情信,瓦伦提诺夫称索洛维耶夫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变态者。索洛维耶夫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信件被当做从索菲娅(S)那儿来的去进行阅读,但是笔迹揭示了它们是索洛维耶夫亲笔书写。这并不奇怪,因为索洛维耶夫曾经练习过所谓的自动写作,自动写作后来受到超现实主义者的追捧。通过这种方式,他匆忙记录下据说是来自其他王国的心灵感应消息。

索洛维耶夫的非理性观点,通过他的诗歌最好地体现了出来。最著名的诗歌是1898年的《三次聚会》。索菲娅在其中通过三种形式而呈现:

(1)呈现为在天堂与世俗间自由移动的完美原型;(2)呈现为世界灵魂,或自然,这是事物的母性原则,它可以接受逻各斯,故而能够变得神圣;(3)呈现为世俗女性,这是以女性气质来完善男性气质原则,两者的结合生产出社会。

这首诗通过索洛维耶夫的笔,幽默地描绘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的风格游离在荒诞与深刻的启示之间。据诗人描述,索菲娅第一次对他显现是在1862年,当时他9岁。在一处教堂的避难所,很可能是晚礼拜时间,在令人陶醉的熏香、画像、音乐中,她显现为“俗世的爱”;那令人陶醉的一切,使得舞台成为追求精神幻象之地。索菲娅的第二次造访是在13年之后,那时索洛维耶夫已经是一名年轻的大学讲师,他离开家,在大英博物馆里从事研究工作。索菲娅最后一次是在埃及沙漠向他显现,她命令他到她那去。索洛维耶夫立即停止他在伦敦的工作,经由巴黎到达开罗,一路上没做任何停歇。他用讽刺的风格描写开罗旅馆,写旅馆的俄罗斯和其他外国客户,写他在沙漠游荡的经历,他穿着优雅,戴着高礼帽,披着大衣。他受到贝多因人的袭击,后来又被释放,然后他发现自己黑夜里孤身一人被豺狼包围。绝望中,他看到索菲娅的第三次幻象,而对于这次来说,前面两次不过是准备。

在这些诗歌里,索菲娅从来没以自身名义出现过,而是作为“您”或“永恒的朋友”或“女皇”而出现。作为女性自然的原则,她被称为“地球—女主人”。最后一次提到的变体可能会使参加过在芬兰伊玛特拉举行的会议的符号学家感兴趣。因为伊玛特拉镇在索洛维耶夫关于萨伊玛湖的诗里出现过,他经常去萨伊玛湖边冥想。在“萨伊玛”和“冬天我在萨伊玛”这两首都作于1894年的诗里,萨伊玛湖相当于世界灵魂的同义词:

水面溅起湍急的波浪。如同大海涌起的浪潮。不和谐的元素涌动着,抗衡着,无情的命运。

湖水涌向的地方就是统一体,是与索菲娅的认同。索洛维耶夫诗歌中水的意象描绘出了世界灵魂开放的性质,世界灵魂在它焦躁不安的动作中揭示出了它为了统一性的斗争。

在“冬天我在湖边”这首诗里,世界灵魂接收了它最诗意的名字,例如“阴暗混沌世界璀璨的女儿”。索菲娅在其中起到世界灵魂的作用,她作为冬季的芬兰大自然而出现:

“你的所有都被华丽的外表包围,你停留

① 译者注: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

在毫无抵抗力的睡眠里。

这儿散发的空气中没有死亡的飘浮,这透明的,白色的沉寂。

在宁静而深刻的安息里,

不,我并没有白白寻找到你。

松枝与岩石的仙境女主人,在心灵的眼前,你的丰姿始终如一。

你纯洁得如同山那边的雪,

你像冬夜一样富有思想。像极地的焰火,你的一切都在光芒里。

你这阴暗混沌世界里璀璨的女儿。”

索洛维耶夫生命中的一件神秘之事,是他与一位名叫安娜·尼古拉耶维娜·施密特的关系,它对贝利、布洛克及其他象征主义诗人都产生了特殊影响。她住在下诺夫哥罗德市,直到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她才渐渐了解索洛维耶夫和他的哲学。她未婚并与其生病的母亲住一块,她被认为是索菲娅的肉体化身。施密特在从来不知道他的情况下,写过与他的思想类似的东西;例如,她的文章“关于马格丽特目前的生活”。她宣称自己在地球上重生了两次,第一次是肉体的,第二次是精神的。索洛维耶夫与安娜·施密特仅见过一次,那是1900年的4月。施密特送给了索洛维耶夫大约总共30封信,其中只有7封信保留了下来。所以他们的通信无法与查尔斯·S.皮尔斯和维克多利·莱蒂·韦尔比相比,本书中有章节对后两位思想者进行研究。

最后,我们可否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当

做前符号学家?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在比基于语言学基础的符号学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符号学”。尽管他是神秘的“东方人”,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黑格尔范式以及理性主义的。很明显在他的神秘的索菲娅理论和他的其他哲学建构中他没发现矛盾。索洛维耶夫仍旧是被遗忘的十九世纪遗产的一部分,它给予很多思想和问题以启发,而这些思想和问题不久却被20世纪的人当成他们自己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Cioran, Samuel D. Wladimir Solov'ev and the Knighthood of the Divine Sophia [M]. Waterloo and Brantford: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 Vladimir, Szykarski. Wilhelm, Lettenbauer. Ludolf, Muller. Edited. Deut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Wladimir Solowjew(IV) [M]. München and Freiburg: Erich Wewel Verlag. 1972:9.
- [3] Peirce, Charles 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M]. Comp., tr., and Introduction by Juli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1955.
- [4] Vladimir, Szykarski. Wilhelm, Lettenbauer. Ludolf, Muller. Edited. Deut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Wladimir Solowjew(V) [M]. München. 1976:132.
- [5] Vladimir, Szykarski. Wilhelm, Lettenbauer. Ludolf, Muller. Edited. Deut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Wladimir Solowjew (VIII) [M]. München, 1980: 245.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Solovyov in the Context of Existential Semiotics

Eero Tarasti¹, YAN Xiao-fang²

(1. Musicology, University of Helsinki, 00014, Finland;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Vladimir Solovyov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heritage, a great system builder in the manner of Hegel, and also related to Kierkegaard, John Ruskin, and even to the later Charles S. Peirce. He is clearly semiotic in the deep sense and links with the tradition of “Romantic” semiotics, which has certain commonalities with Peirce who illustrates the principle of “Romantic” Semiotics in his essays “Evolutionary Love”. He seeks the ultimate good for mankind by exploring his moral philosophy but does so only out of infinite egoism. This may be the axiology foundation of the mode of Dasein-Transcendence in existential semiotics. His mystic visions of Sophia, makes him a mystical Eastern man as well as his Hegelian and rationalistic nature. In the light of Solovyov’s theory, Tarasti got some inspirations for his own system of existential semiotics. Thus, we would have to interpret “semiotics” more broadly than linguistics-based theories would do. Solovyov remains a part of the forgotten nineteenth-century heritage. His philosophy has the great value of being rediscovered and explained no matter what he was, a precursor of existential semiotics, or one of the sources of many ideas and issu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and even the future.

Key Words: Vladimir Solovyov; Existential Semiotics; Romantic Semiotics; Moral Philosophy; Sophia

[责任编辑 易奇志]